

第一章 強強聯姻

街上行人熙熙攘攘，這裡是漳州，位處海邊，盛產食鹽，乃南北兩條運河交匯之處，碼頭無數，承擔南北方大部分的物品轉運。如此種種使得這個地方繁盛之餘也無比重要，尤其是在這個烽火連天的亂世。

時局如此，各路起義軍頻起，皇室勢弱，設立在各州的刺史早已形同虛設，只餘下一個個世家豪門掌控當地。

漳州由公孫家掌控，這個家族在這裡盤踞幾百年，是當之無愧的一方霸主。

賞味樓是漳州城最好的酒樓之一，坐落在主街奉元街上，眼下正是下午，早已過了吃飯時間，可酒樓中依舊熱鬧無比，交頭接耳間大多都在討論前幾日公孫家家主公孫紹小女兒的及笄禮。

「請了閻家那位老夫人做正賓，漳州上下所有有頭有臉的女眷全都到場，聽說那日來客的馬車連公孫家門口的那條街都停不下，整整排出了三條街去。」有人讚歎道。

「如此場面，可惜無緣一見。」有人惋惜。

「不愧是公孫家家主的掌上明珠，聽說家主早已露出口風，要以一半家財做這位公孫姑娘的嫁妝，要是娶了這位，那……」這人警覺失言，立即訕訕住嘴，跟著描補說：「可見公孫家和郭家關係之好。」

他話語中的未盡之意，在場的人自然都明白，雖然心中嗤笑，到底給他留了顏面，沒有表現出來。說到底，在場的人十之八九都有這個想法，他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。

「這和郭家有什麼關係？」消息不甚靈通的人不解道。

「你竟不知？公孫家和郭家有婚約，聽說這位公孫三娘和郭家那位六郎自幼訂親。眼下公孫三娘已經及笄，好事怕是也將近了。」有人解說。

「嘶，這兩家竟然有婚約？那這天下——」有人失言驚呼。

郭家乃當下起義軍中實力最強的一方，公孫家又是人盡皆知的天下首富，兩方若是聯手了，以後如何不就成了板上釘釘的事。

「不好說，不好說。」一群人心中一凜，忙帶過這個話題，又說起了別的。

賞味樓二樓。

這裡被分成一個個雅間，招待的都是漳州城數得上的貴客，一般人便是有錢也進不去。

「姑娘快看，來了——」靠窗的雅間，一直扒著窗戶往外看的婢女急聲說。

「我看看。」公孫月立即過去，大紅色繡團花花鳥紋的襦裙裙角隨著腳步蕩開，輕輕拂過水磨青石地面，蔥白的手指撐住窗戶，從窗縫往外看去。

馬蹄聲響起，路人立時避讓，一行輕騎縱馬而來，領頭的是兩個身穿窄袖圓領袍的青年，其中玄色袍服的那個略微年長，藍袍的則年幼些。

公孫月一掃而過，在玄衣青年身上一頓，目光微動，而後看向藍袍青年。

這個玄衣男子長得挺好看的，可根據消息，這應該不是她那個未曾謀面的未婚夫，

那就是另一個。她上下仔細打量了一番藍袍男子，心中暗自估量——略文質彬彬了些，馬術雖然不錯，卻是這行人中最末的。這樣一個人不像是行軍打仗的，反而像個讀書人，雖然也挺好看，不過好像和自己想像中的不一樣。

略抿了抿唇，公孫月神思不由飄遠，回想起昨晚爹爹跟她說過的話。

婚事成與不成，全看她的意思……嗎？

那她是怎麼想的呢？公孫月心裡想著，有些茫然。

正在這時，藍袍人似乎感覺到什麼，忽然抬頭看來，公孫月身子一側，躲過了對方的視線。

還挺敏銳的，不錯。她想。

樓下藍袍人目光一掃，對上了一道好奇的視線，是一個身穿粉色襦裙，眉目如畫的女孩，兩人四目相對。

女孩似乎被驚到了，目光移開，下意識側身閃躲，露出精緻的側臉，肌膚白裡透紅，小巧的耳垂上滿是紅暈，戴著的紅珊瑚耳墜晃動開來，一時間竟分不清哪個更紅。

藍袍人心中一動，禮貌的收回視線，可那雙婉轉水潤的眼眸依舊清晰，心中不由得想起曾經讀過的那句詩——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

暗自算著時間，公孫月再次看去，跟著撞進一雙平靜無波的眼眸裡，不由得一愣。

駿馬上，玄衣青年發現藍袍青年的動靜，看了賞味樓一眼，恰巧與再次看來的公孫月撞了個正著，一眼看清公孫月的容貌，他眼睛微睜，有些驚訝。

馬蹄聲清脆的敲擊在青石地面，只這幾眼的時間，一行人已經行過賞味樓，疾馳而去。

玄衣人握著韁繩的手一緊，遲疑了一下，還是沒有停下。

罷了，既然已經看見了，回頭自然能找出對方。

他的身分在這裡，實在不適合在大庭廣眾下表露出對對方的與眾不同，屆時指不定會給對方招來禍事。男人心想，跟著開始思索該如何確定對方的身分。

樓上的公孫月眨眨眼，有些莫名——那玄衣人的眼神好奇怪，就像在哪裡見過她一樣。

可是，她根本沒有印象啊？

「怎麼樣？」聽聞馬蹄聲漸漸遠去，斜倚在貴妃榻上捧著話本看的閻簪看向她，有些好奇的詢問。

她和公孫月是好友，她祖母閻老夫人則是公孫月母親阮湘的義母，閻老夫人喜歡公孫月，一直讓對方直接喊外祖母。兩人自小一起長大，關係親密無間，甚至比親姊妹還要好。

「還好，就這一眼，看不出什麼。」公孫月轉身在她身旁坐下，懶散的往她肩上一倒，隨口說道。

「還好就是不討厭，後面慢慢相處就好了。」閻簪若有所思，微笑著說。

作為好友，她自然希望公孫月能一切順利，幸福安康。

「還好明明就是一般啊。」公孫月小聲嘟囔，作為最受寵愛的女兒，她從小擁有

的都是最好的，被還好這種詞形容的存在，在她的生命中寥寥無幾。

閻箬無奈微笑，「你們之前從未見面，互不瞭解，當然會這樣，熟悉後自然不同。」

「但願吧。」公孫月輕聲說，眼中期待一閃而過。

兩人在這樓裡又消磨了一會兒，起身離開，婢女先行，早已準備好了一切，和馬車一起候在酒樓門口。公孫月和閻箬道別後各自上了馬車，起身回家。

寶祥院是公孫月的院子，位於公孫家景致地段最好的院落，院中珍奇花木無數，可謂是一步一景，巧奪天工。從這裡不管去公孫紹的院子，還是去太夫人處都很方便。

院中的玉蘭抽出了芽，桃花快它一步已然半開，盆中養著的水仙微微顫抖，幽香陣陣，下午的陽光溫暖軟和，風光正好。

洗掉身上沾染的塵土，公孫月坐在妝臺前，由著知秋一點點打理她那滿頭青絲。玫瑰花煉出的精油在髮間輕輕揉搓，香氣隨之散開，落得一室幽香。上好的黃花梨製成的髮梳上雕刻著萬事如意紋，一下一下的在髮間穿梭。

「姑娘。」角落裡的采青上前，低聲喚道。

「嗯？」公孫月隨口應了一聲，從纖毫畢現的琉璃鏡中看了她一眼。

「婢子在賞味樓看到了四姑娘。」采青上前壓低聲音說。

公孫月柳葉似的眉一挑，驚訝中帶著點輕諷，說：「她？還看見什麼了？」

「郭六郎和四姑娘對視一眼，四姑娘……害羞了。」采青低了低頭。

略坐直了些，公孫月半闔的眼睜開，總是過分多情的桃花眼中笑意漸濃，彷彿發現了什麼有趣的物事。

身後的知秋立即住手，退到一旁，雙眼中含憂帶怒。

屋內其他幾個丫鬟雖然沒聽清說了什麼，可看見兩人如此，也跟著放輕了動作，小心翼翼的不敢驚動公孫月。

「郭六郎是什麼反應？」公孫月問，伸手拿起一枚銜珠鳳釵，微微一晃，看著上面米粒大小珍珠穿成的流蘇在半空中晃悠，下面墜著的紅翡耀眼無比。

一時間竟分不清，是自家姊妹覬覦自己的未婚夫這件事有趣，還是這漂亮精緻的鳳釵更有趣。

翡翠乃是阮湘發現的一種新奇的寶石，不同她喜歡的綠色翡翠，公孫月更喜歡這種鮮豔如火的紅翡。

「婢子未曾看見，請姑娘恕罪。」采青頭低得更甚，連忙請罪。

公孫月將鳳釵放回去，又拿起一枚栩栩如生的紫色堆紗牡丹花，花瓣隨著她的動作微微顫抖，恍若真的一般。她心中暗自想著這件事的前因後果，最後一笑。

何必自擾，要知道對方到底想幹什麼，且看著就好了。

「妳去盯著公孫苒。」做下決定後，公孫月輕聲說。

「是，婢子這就去。」采青立即領命，屈膝行禮後退了出去。

知秋上前繼續給公孫月梳著頭髮，公孫月撐著側臉閉目思量，另一隻手下意識在

妝臺上隨意勾畫。

公孫苒的目的並不難猜，左右不過那兩個可能，倒是郭陽……也不知道這位郭六郎到底是怎麼想的。

相比公孫苒，公孫月更想知道這位未婚夫的想法。

知秋看著鏡中的公孫月，一開始尚有些擔憂，等目光在她指尖掃過後便放下了心。還好還好，自家姑娘沒有生氣，只是在想事情而已。

這樣想著，為防打擾到公孫月，知秋沒有開口多言，室內一片寂靜。

待到給公孫月挽起頭髮，正欲插上髮簪時，一陣略微急促的腳步聲打破了屋內的寂靜。

「姑娘。」采粉進來後發現屋內不同尋常的安靜不由一頓，跟著繼續說：「家主那裡傳來消息，郭家送上了拜帖，言道明日上門請見。」

公孫月嗯了一聲，表示知道了。

采粉眨眨眼，巴掌大的小臉精緻可愛。她看了知秋一眼，見對方眨了眨眼，頓時放心，明白自家姑娘沒有心情不好，立即活潑起來，跟著湊到公孫月身後，小聲又難掩激動的說：「姑娘您知道這次陪著郭家公子過來的人是誰嗎？」

雖然沒有明言，可知道公孫家和郭家這樁婚約的人都能猜出，郭家人這趟過來定是為了定下婚期。如此大事，按理說要家主郭盛親自過來以表鄭重，可對方眼下的處境並不允許。這種情況下若遣了一般人來，那就是不給公孫紹面子，不是結親，而是結仇了。

因此，必然要另請一個有身分地位的人來才行。

「哦，是誰？」看她這副樣子，公孫月倒是有些好奇了。

采粉雖然性格外向，格外活潑，可眼下這副激動的樣子卻也很少見。

「是左淵，神武大將軍左淵啊！」采粉興奮的說，一雙眼睛都亮了。

公孫月微訝過後跟著高興起來，「來的竟然是他？聽說這位大將軍身高七尺，面目猙獰能使小兒止啼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要是真的，那得長成什麼樣啊？我們明天去看看！」

說著說著，她就做下了決定。

采粉自然連連答應，屋內其他婢女也是這般反應，她們對這位傳聞中用兵如神的大將軍的模樣也很好奇。

是夜，公孫月用完晚膳，找出繡繃開始刺繡。

這是她的愛好之一，看著那些精美絕倫的紋樣從自己的指尖一點點的誕生，實在是讓人心中愉悅無比。

采青悄無聲息進了屋，若非她刻意踩出腳步聲，屋內的婢女們都發現不了她。

她自幼就存在感極低，哪怕光明正大站在那裡，只要她不說話，別人就極難發現她的存在，這樣的人天生就適合打探消息。

「姑娘，四姑娘準備明日和郭家公子巧遇。」采青的面容清秀，略有些寡淡，站在那裡靜靜的說。

「巧遇？」公孫月含笑說，直接問：「誰幫她的？」

公孫家三房，長房公孫紹乃嫡長，二房全是庶出，三房公孫衛乃繼室所出。公孫紹與公孫衛不和，這件事公孫家人盡皆知。而眼下公孫紹掌家，想要在這個府邸中和外來者來個巧遇，可不是想想就能做到的事情，想要成功，必定要有人相幫才行。

相比公孫苒的目的，她對這個敢在她爹面前鬧么蛾子的人更感興趣。

「新晉的六管事。」采青清楚明白的說。

「看來是我小看了我那位三叔。」公孫月回想了一下，輕諷。

六管事可是在十幾年前就跟著公孫紹了，沒想到他竟然和她那個三叔有牽扯。

嘖，真是想不通，她爹已經把公孫家握在手裡，她那位好三叔怎麼到現在還沒死心，總是想著法子折騰呢？公孫月不解且納悶的想著。

「當做不知，隨她去吧。」收回思緒，公孫月漫不經心的說。

「姑娘？」知春訝異道。

公孫月笑了笑，看她一眼，沒再多說。

知春沒再多說，轉而思考起自家姑娘的用意。

清晨，公孫月難得起了個大早，先是晨練，然後用早膳，之後開始細細梳妝。知春知夏幾人帶著其他婢女將公孫月今年新做的衣裳都捧出來，由著公孫月挑選。正紅、紫紅、緋紅、橘紅、玫瑰紅、銀紅，各種各樣的紅色鮮豔奪目，上面的織紋繡樣別致精巧，樣式或華美或飄逸或嬌俏，乃是公孫家請來的製衣大家親手製成。

公孫月目光一掃，選了那件大紅色換上。

繫上腰帶，纖腰盈盈，羊脂白玉雙鯉佩壓裙，大袖衫穿上，袖口用金線繡成的牡丹紋精美絕倫。髮髻梳高，插上金簪鳳釵，牡丹花耳墜花心裡嵌著紅翡，與耳邊的鳳釵紅翡墜子相映成趣。素手纖纖，一串一百零八顆紅翡珠串纏繞其上，墜上的純金牡丹花活靈活現。

她生就一雙柳葉眉，桃花眼，瓊鼻小巧，櫻桃小嘴，容貌明麗嬌豔，一身正紅上身更顯華貴非凡，蘊秀嫵媚。

對著大大的穿衣鏡打量了好幾眼，公孫月滿意點頭，帶著一群婢女浩浩蕩蕩的出發。

唔，三房沒錢，雖然當初她那位偏心祖父給三房留了不少私產，可扛不住三叔能折騰，十幾年下來三房早就只剩下一個空架子。

這種情況下，公孫苒為了面子，向來是往素雅精巧打扮，所以她每次見了公孫月一身珍貴精美的穿著都免不了眼紅嫉妒一番。

對於公孫月而言，每次看見公孫苒羨慕得臉色都變了卻要強自忍住，都會忍不住覺得十分有趣。今天想來也是如此，只是不知對著那位郭家六郎，她的好四妹能不能忍得住了？

公孫月嘴角笑意漸濃，滿臉的興趣盎然。

正堂茶香裊裊，公孫紹高居上首，左手坐著一玄袍一藍袍的兩個青年。玄袍沉穩，藍袍開朗，他仔細打量著玄袍男人，笑意略濃，談話中滿是止不住的讚賞，至於藍袍青年，他卻沒怎麼在意。

玄袍男人五官深邃，生就一雙劍眉鳳眸，鼻梁挺直，唇角含笑，坐在那裡腰背挺直，不論公孫紹說什麼都能接上話題，並且聊上幾句，說起話來不疾不徐，看起來溫和沉穩。

他就是天下聞名的神武大將軍，左淵。

左淵身邊坐著的藍袍青年容貌俊雅，不像左淵那樣帶著溫和的英氣，反而有些文秀，正是郭陽。他認真聽著左淵和公孫紹的對話，看似平靜，臉上的笑容卻有著微不可察的僵硬。

左淵餘光一掃，心中暗歎，在公孫紹這個老狐狸面前裝樣，郭陽的火候還不夠。不過公孫紹的態度……這樣略有些冷待忽視的模樣，可不像在面對女兒的未婚夫，而且郭陽的身分在此，他可不是一般人。

老謀深算如公孫紹不會不懂這個道理，是有心而為的考驗，還是對方另有想法？心中思量，左淵斂眸。不論如何，這樁婚事必須成功，連番戰事雖得勝利，可定亂軍元氣已傷，到了這個地步，公孫家的支持至關重要。

天下十三州，如今定亂軍才掌握六州之地而已，此外還有佔據登州與常州的范家，掌控複州泉州渝州的莊家，被三方勢力圍在中間的江州皇室，以及緊鄰他們定亂軍和莊家的渝州，位於海邊的漳州公孫家。

他此次前來，便是想要藉聯姻一事，讓公孫家徹底站在他們郭家定亂軍這一方。公孫紹言笑晏晏和左淵說著話，間隙掃一眼郭陽，在他微抿的唇角略過，指尖不由一頓——心思淺薄，不成氣候。他心中冷哼，就憑他也想娶他的小如意？作夢！

「爹爹。」輕巧的腳步聲傳來，女孩兒清脆帶著嬌意的聲音跟著響起，一身大紅色衣裙，美到奪目耀眼的公孫月從門口走進來。

左淵手上動作微不可察的一僵，他垂眸掩去其中的驚訝，這才慢慢睜開雙眼，平靜看去——她竟然是公孫紹的女兒？

「有客人啊？」公孫月目光一掃兩人，就見依舊一身藍袍的郭陽正低著頭不知道在想什麼，她眸光微動，視線一轉就和玄衣人四目相對，不由得一頓，跟著施施然的移開，就像昨天偷看被逮住的不是她一樣。

反正偷看的人那麼多，他應該不會計較的吧……公孫月眨眼，不確定的想。

「如意來了。」如意是公孫月的小名。公孫紹立即笑了起來，看了看左淵和郭陽，說：「這位是左淵左將軍，而他則是郭家六郎。」

公孫月眼睛微睜，驚訝的看了眼左淵，在對上那雙溫和的眼睛後立即反應過來，忙不迭的換上微笑，微微頷首，道：「見過左將軍，郭六公子。」

左淵溫和的點點頭，道了句姑娘好。

郭陽抬頭微笑，站起身彬彬有禮的說：「見過公孫姑娘。」

公孫月燦爛一笑，目光直視郭陽，毫不掩飾她的打量。郭陽亦不曾躲閃，卻未曾

回看公孫月，只從容淡然的站在那裡，目光虛虛落在半空，唇角含笑，一副十分守禮的模樣。

一對年齡正當的少年男女相對而站，一粲笑一微笑，看起來竟是極其登對的模樣。公孫月目光一轉，收了回來，嘴角的笑容微不可察的淡了一分。

這人看起來是很守禮，她沒感覺到對方不喜自己，可相對的，她也沒感覺到對方喜歡自己。不知道是真的含蓄，還是徹頭徹尾的虛偽，希望是前者吧。公孫月心想。

公孫紹看了眼自家女兒便知道她心情一般，顯然和未婚夫的第一次見面並沒有給她帶來什麼愉悅之感。想到這裡，他的眉先是微微一皺，然後又舒展開，眼中還帶著點笑意。

不喜歡也好，正好他也不喜歡這個郭陽。

心裡想著，公孫紹溫聲開口，「如意，郭陽第一次來我們家，妳帶他出去轉轉，也好一盡地主之誼。」

「是。」公孫月立即應下，嬌俏一笑，「那爹爹我這就出去了。」

公孫紹心中發軟，笑得愈加溫柔，「去吧，小心些別磕碰著了，帶好婢女。」

「知道啦。」公孫月嬌嗔的看了眼自家爹爹，不滿他的叮囑，她又不是小孩子了，然後笑著對郭陽示意，「郭六公子，請。」

郭陽自然同意，邁步上前與公孫月並肩，和聲說：「公孫姑娘不必太客氣，喚我六郎便好。」

公孫月轉眸看他一眼，眉目流轉，自帶多情，郭陽神色微動，本落在公孫月臉上的視線微微一動，移開了些許。

「六郎？」公孫月舌尖輕捲，嬌軟的聲音撓得人心尖發癢。

「是，我家中姊妹都是這般喚我。」郭陽輕聲說，容貌俊秀，斯文有禮。

收回視線，公孫月又笑道：「那我便卻之不恭了。」至於怎麼稱呼她，她卻沒說。

在郭陽看不見的地方，公孫月眼中思緒一閃，若有所思。

雖然郭陽竭力克制，可她還是感覺到對方面對她時的刻意躲避，為什麼？

公孫月的話音落下後，郭陽沒有接話，她也不急，只不急不緩的朝前走著。

幾步之後，郭陽輕聲開口，似乎帶著些笑意，「漳州靠海，我還是第一次來海邊，公孫姑娘，不知道大海是什麼模樣？」

公孫月漫不經心的邁過門檻，婢女忙上前提起她的裙襬。

她眉一揚，不甚在意的說：「也就那樣吧。」

也就那樣，是什麼樣？郭陽抿唇，眼底不悅一閃而過，一時間未再開口。

知春抬眼默默掃視一眼，兩個天之驕子碰到一起，自然要有一個願意後退一步。

郭家雖然勢大，可公孫家也不差，怎麼看著這位郭公子是想要擺架子，讓她們姑娘主動了？

感受著身側之人越發緊繃的氣息，公孫月眼角不甚在意的一挑。她不過說幾句話而已，這人就有些不高興了，就這？噴，怎麼，還想要她捧著他不成？

郭陽不說話，公孫月也沒有說話，只施施然的帶著人往花園去。

雖然只是二月，可花園那一片桃花林這會兒正是妍麗之時，爹讓她帶著郭陽轉悠，那她就去吧，正好也讓她看看公孫月的目的。

相比公孫月的怡然自得，郭陽顯然有些不悅，雖然他極力裝作平靜的樣子，可跟在公孫月身邊的婢女們全都習過武，這點不同還是能看出來的。

桃林綿延，一場春風，花枝顫動，花瓣如雨。

「桃花淺深處，似勻深淺妝。」便是有些憋悶，郭陽看到這片桃林後，心中也不由舒暢開來，跟著誦出前人的一句詩。

聽到這句，公孫月下意識想起下一句「春風助腸斷，吹落白衣裳」，她柳眉一擰，頓覺掃興。

「六郎博學。」頂了一下自己的小虎牙，她毫不上心的隨口讚道。

這句話不知哪裡撓到郭陽的癢處，竟讓他笑了一下，轉過頭準備和公孫月搭話，就見到她那一臉的漫不經心，口中那句話就頓住了。

回過頭，郭陽沒再說話，他不想和這個滿身驕縱、毫無嫋淑之氣的女子廢話了。絲毫不知道自己又一次戳著了郭陽的不喜之處，公孫月正疑惑怎麼毫無動靜的時候，一個不甚起眼的僕役忽然急匆匆的走過來。

「不好了姑娘，太夫人的貓兒溜進您的寶祥院，不知鑽去了哪裡，您快回去看看吧。」

曾祖母的貓？公孫月眼睛微睜，不悅一閃而過，竟然拿曾祖母的愛寵作筏子？

本來尚且從容的她心中頓時升起了怒意，轉身看向郭陽，她臉上笑意變淡，說：

「六郎且先看著，若倦了就讓僕役帶你回去，我有事，先離開了。」

郭陽自無不應，公孫月帶著歉意笑了一下，轉身在婢女們的擁簇下離開。

而走出一段距離後，在桃樹的掩映下，采青悄無聲息的掉了隊，前面帶路的僕役絲毫沒有察覺。

公孫月回來立即讓婢女們去找貓，自己則漫不經心的想著桃林那裡會是什麼情況。桃林內，郭陽欣賞了一會兒便準備離開，僕役在前方帶路，他昂首前行，心中回憶著出行前父親對他說的話，與公孫家的婚事必須成嗎……

再一想剛才公孫月的言行，眉不由得一皺，這時一道輕柔婉轉的聲音響起——

「好曉露，妳快些，父親正等著呢，再慢些湯就要涼了。」

隨風飄來一股清淡的鮮香味道，郭陽立即找出聲音的源頭，正是前面那條路口，他腳步一頓，免得衝撞到對方，聽這說話的口吻，明顯是公孫家的姑娘。

粉色裙角一閃，繡著白色小花的繡鞋露出，容貌精緻，眉眼溫婉如畫的女孩正回頭說著什麼，郭陽立即認出是昨日賞味樓裡看見的女孩。

眼見對方沒有注意這裡，似乎一個不小心就會撞上他，他頓時想起自己那位好父親後院的爭寵手段，初見時在心中升起的那點兒好感立即散去，腳尖一動，準備避開。

「姑娘，小心。」

一道提醒的聲音比他的動作更快，女孩兒身後的婢女伸手就拉住了她。

「嗯？見過這位公子。」她似乎有些懵，看見郭陽後先是一怔，忙不迭的低頭行

禮。

「見過姑娘。」郭陽止住動作，心中微微有些尷尬，原來是他想多了。也是，這可是大家出身、精心教養的姑娘，怎麼能跟父親後院的那些女人相提並論？這簡直是對人家姑娘的侮辱，還好他剛才沒有表現出自己的意思。因著自己的誤會，郭陽有些愧疚，面上的笑就更盛了些。他本就生得不錯，又一身文雅之氣，一笑頓時有些公子翩翩、溫潤如玉的感覺。

對面的女孩兒螢首微垂，水潤杏眼抬起飛快掃過，而後垂下眼瞼不敢再看。

「剛才是我失禮了，還請公子莫要怪罪。」說著話，她耳垂又泛起了紅暈。

「無礙。」溫聲說完，郭陽憶起剛才女孩兒急急止步的神態，心中微微一動。

「多謝公子，我先走了。」女孩兒再次盈盈一拜，輕聲道謝，而後帶著婢女直接走了。

郭陽待女孩兒走過，這才邁步，繼續往待客的雀鳴院走去，僕役安靜帶路，沒有多言。

采青悄無聲息的在幾人身後出現，不解的看了眼走遠的公孫苒。她費盡心思和郭陽巧遇，怎的就說這幾句話，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未透露？難道是她們想多了？心念轉動，采青跟上郭陽，直到他進了雀鳴院，才直接回了寶祥院和公孫月稟報。

「不奇怪。」看著采青眼中的不解，公孫月輕笑，她坐在小几旁小心剪著手中的桃花，一枝枝插進白淨如玉般的白瓷花瓶，仔細調整角度，剪去累贅之處。

剛剛亂糟糟的寶祥院早已經恢復平靜，那隻被傳不小心跑進寶祥院的貓兒，在公孫月回來後不久就被找到，送了回去。

一片花瓣落下，蔥白淡粉的指尖捏起，放在一旁的玉色淺盤中。

「郭陽大家出身，想必沒少見後院之事，公孫苒若是做得太明顯定會引起警覺，所以……」

剩下的話不必再說，在場的人都已經懂了。

「四姑娘好算計。」知夏略有些不悅的道，而後又說：「姑娘，您準備如何做？」她有些憂心，郭陽可是自家姑娘的未婚夫，四姑娘卻動了心思，不成還好，若是成了，自家姑娘豈不就淪為笑柄了？

「什麼都不做。」公孫月小心剪去多餘的枝梗，漫不經心的說。

一眾婢女不解，知春拉住還欲再問的知夏，搖了搖頭，示意她安靜。

公孫月思緒轉動，一點一點調整著眼前這瓶花，許久後終於滿意的放下剪刀。

「這樣也好，郭陽的心思不顯，我看不出來，就讓公孫苒去探探我這個未婚夫到底是什麼樣的脾性吧。」公孫月笑著說完，起身淨手，邊道：「走，我們把這花給曾祖母送去。」

公孫家在漳州經營幾百年，根深葉茂，旁人不可輕動，且富甲天下，手中珍奇貨物無數，又有世上最好的鋼鐵冶煉技術，天下兵器五成出自他們家，加之位於海邊，擁有無數海船，若是想走誰都留不住。

這樣一個打不動逼不得的角色，在亂世未曾平定的時候，沒有人會愚蠢到想去動，也就是說，以她的身分，只有她挑人，沒有別人挑她的。當然，若是天下平定，

他們公孫家說不得就成了當權者的眼中釘肉中刺，不過那還早，且不急。郭家想要聯姻，為的就是讓一直中立的公孫家徹底倒入自家陣營，不過郭陽似乎有著別的想法。眼下是郭家離不開公孫家，不是公孫家想要巴結著郭家，他不想著如何討她歡心，反而端著架子，這就有意思了。想著公孫月就笑了，據她所知，郭盛這個定亂軍首領的位置，坐得可不是那麼穩當啊。

福寧院，公孫太夫人的院落。

太夫人是個端方大氣的性子，年輕的時候治下嚴謹，行事雷厲風行，老了反而柔和了些，甚至迷上禮佛修心。

公孫月去的時候太夫人正看著經書，太夫人溫和的看她一眼，一招手，身後的嬪嬪上前將一個木匣捧給她。

公孫月接下，一副好奇驚喜的模樣，「我看看曾祖母又給了我什麼好東西？」

打開一看，裡面是一套孔雀頭面，孔雀尾羽展開，上面的羽毛紋路清晰精美，羽心和眼睛都鑲嵌著罕見無比的藍綠色寶石，華美至極。

公孫月頓時睜大了雙眼，滿是驚豔，寶石雖難得，可她那裡也是有的，重要的是這份常人沒有的巧思。

「太漂亮了，看來我得找繡娘再做兩身新衣裳才是。」公孫月讚道。

「收著吧。」太夫人眼底浮起微笑，她素來不苟言笑，這般清淺的笑意已經表明她很開心了，「貓那事我已經解決了，剩下的事你自己來。」

太夫人之前掌管家務幾十年，公孫萬那點小手段連公孫月都瞞不過，更何況是她，不過她並不準備插手。小輩的事就讓小輩自己解決，往後的時日還長著，就當做是歷練了。

對此公孫月心知肚明，立即自信一笑，「曾祖母放心，沒問題。要是這點兒小事我都辦不好，豈不是枉費了您對我的教導。」

太夫人滿意的嗯了一聲，再度拿起佛經。

公孫月笑了笑，行禮告退後就出去了。